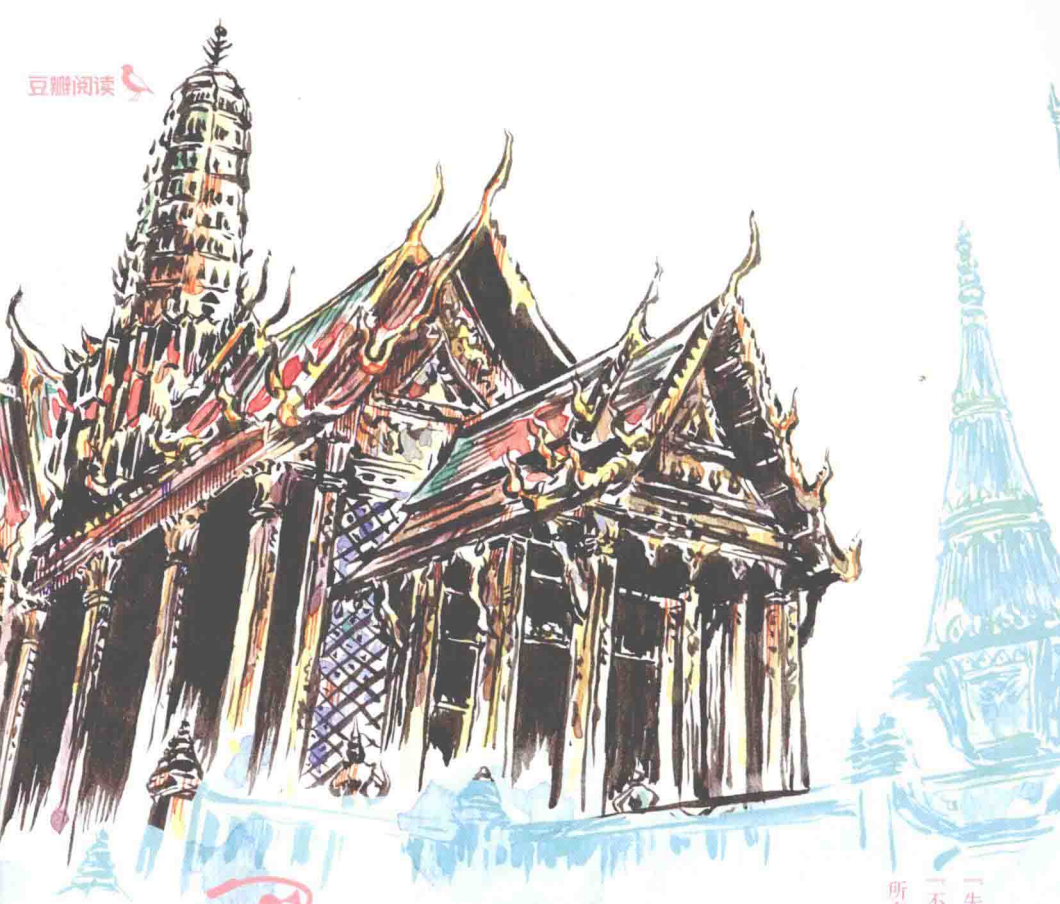




失业之旅

SHI YE ZHI LV

康夫 靳锦

著

「失业让你发愁吗？」
「不，我从不发愁没有工作，我发愁的是
所有的工作都是一样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



靳 康
锦 夫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失业之旅 / 康夫, 靳锦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ISBN 978-7-02-009725-8

I. ①失… II. ①康…②靳…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0048 号

责任编辑 文 珍 周墨西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印制 张文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06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875 插页 3

印 数 1—8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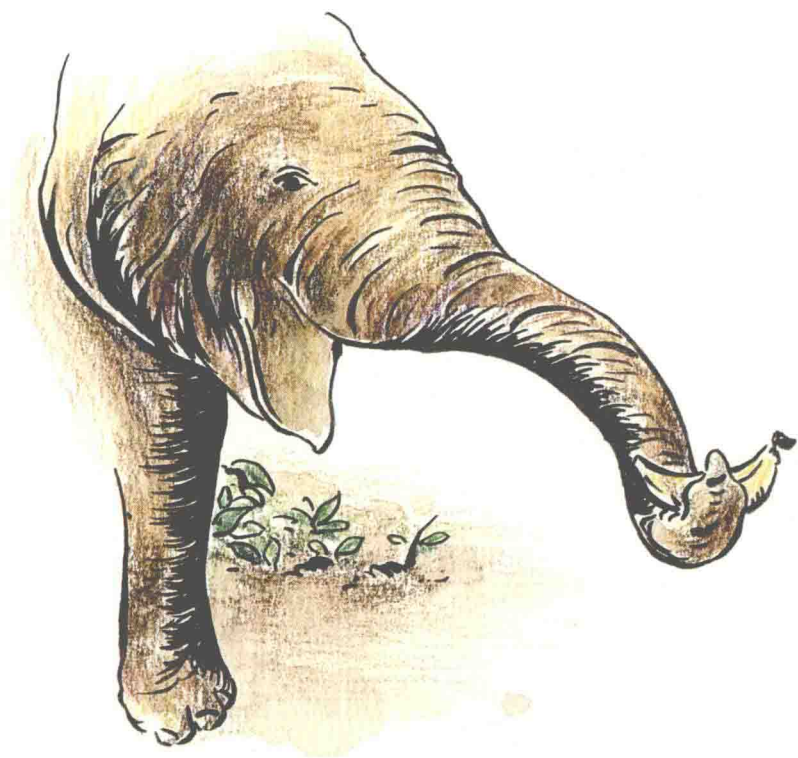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725-8

定 价 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216

后
记

179

番
外
篇

海·蛋·车·夜



003

康
夫
篇

001

引
子

引 子

康 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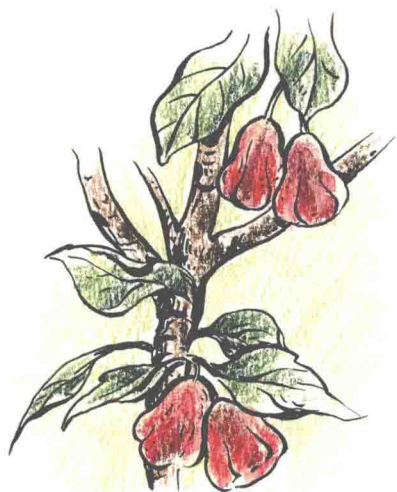
从中东回来以后，我丢了工作。我的新同事黑猫警长也是，北欧留学，学成归国，光荣失业。

我们各自鸡鸣狗盗，无所事事，直到我在星期二的万达电影院碰见了她。我们碰巧买的是邻座的票。瞬间我就知道了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每逢周二半价时段就独自去电影院的家伙。

我们决定去一个廉价的地方旅行，把遣散费花掉。出发的时间是二〇一二年的三月下旬，由于上旬北京刚下了一场大雪，人们还穿着羽绒服，而四月正是东南亚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此后的一个多月里，我们从新加坡转机抵达越南，然后从陆路去柬埔寨和泰国，最后从老挝入境中国云南。我们去了湄公河、吴哥窟、皇宫、寺庙、热带雨林、海岛、山区；坐了大巴、三轮、摩托、飞机、长尾船、溜索、大象；吃了河粉、螃蟹、大虾、冬阴功、春卷、咖喱、烧烤、火锅、蜗牛、青蛤，喝了一肚子各种





鲜榨果汁、各国啤酒。当然，也为各国的热带蚊子奉上了丰盛的人血大餐。

有时候我们排着队在烈日下参观景点，有时候在旅游者仅仅用于中转的城市停留好几天，只为把有名的餐馆都吃一遍；有时候认真地讨论各种问题，

兴致勃勃地分享各自在欧洲和中东的见闻，有时候什么也不说，各自琢磨各自的世界；还有的时候我们什么也不干，在漫长的午睡或者凉快的饮料店里混掉一天。

大部分时候，她负责管钱、购买生活用品等内政，我负责联系车船旅馆等外交。当我对她进行各种褒义的人身攻击的时候，她也通常只是非常好脾气地怒斥一句“闭嘴”。可见我们相处十分愉快。为了方便叙述，我们称她为黑猫警长。



康夫篇

康夫



我们约在四惠地铁站见面。虽然过几个小时就要出发，但我们依然联系很少。一个人发短信告知时间地点，另一个人回“好”，就没了音讯。我游手好闲，在外面晃了半下午，晚饭那会儿又晃到公司附近。左右无事，肚子又饿，便混在一群刚下班的人中间，去平时吃工作餐的那家快餐店吃盖浇饭。

北京是热闹的。但如果你不混圈子，就没有饭局可赴；和同事靠近，就没有八卦可更新；不去同学聚会，也就无法暗地比较各人近况。总的来说，失业是回到北京以后最不无聊的事情，它比安居乐业更让人习惯。因为一些鸡鸣狗盗的技能，过去几年在数个国家朝秦暮楚的生活虽然没有保障但总能渡过危机；因为本质上孤僻无趣的人都擅长讲笑话，所以虽然没有固定的朋友但总是很受欢迎。由此可见，一份稳定的工作并不那么重要，一个深交的朋友更显多余。

黑猫警长的好处是：没事从不联系——作为朋友，这简直是最难得的优点。她不会单纯因为结伴旅游就认为两人要如何密切，不会在社交网络上晒照片，也不会为数月之后发来“你最近忙什么啊一起吃个饭吧”之类的无聊信息。

我们的飞机在夜里两点才出发。还有整个晚上的时间要打发。公司所在的写字楼灯光暗淡，早已过了下班时间。到了

二十六楼，发现旧密码还能打开门禁，就摸黑走了进去。一个人都没有，网速一定很快，正好看一部电影。

我的岗位是不用坐班的，没有自己的电脑。她有。她经常在上班的时候偷偷看美剧，各种在线播放和下载软件都很齐全。正因如此，有一次她输开机密码的时候我特意从她身后路过了一下。

我打开她的电脑，从她庞大的储存里挑了一部电影，然后用她压在机箱下面的钥匙打开办公桌抽屉，从第一个抽屉里拿了杯子，从下面一个抽屉里拿了茶叶。把茶叶放进杯子之后才想起来办公室多日无人，早已没有热水，于是只好把茶叶从杯子里倒回茶叶罐，把抽屉锁好，钥匙放回原处。她的电脑基本上和她本人一样毫不设防，明明是即将处理和转让的公有财产，她依然在上面保留了各种邮箱、qq、网站的密码自动登录，甚至没有禁止远程登录。看完电影以后，我助人为乐地退出了她所有的自动登录，删除 cookies，再清空硬盘、禁止远程。不用谢。

十点钟回家取背包。一个中等大小的包，每次回来都懒得洗，脏得要命。没什么行李要收拾，那些出门要用的东西平时就待在它们栖身的盒子里。

护照，护照的复印件，保险单。

紧急联络卡片。



笔记本，圆珠笔。

iPad，键盘，充电器，读卡器。

防水袋，手电，哨子。

肥皂，折叠晾衣钩，绳子。

简易雨衣，指甲刀。

药品，抗生素，云南白药，十滴水，创可贴。

两件长袖，两件短袖。

拿了两身最旧的衣服，路上可以随时扔掉，不必再背回来。

羽绒服也不要穿了，东南亚正是热的时候，带过去还得背一路。

东西全部装进去，也只占了半个书包。

我穿着拖鞋和外套出了门。三月份的夜里气温只有零上几度，仅仅到地铁的一段路就把我冻得筛糠。我进站的时候她已经到了，也在筛糠。

“我想着……棉衣什么的……太占地方……就只穿了外套……路上方便……对，对吧……”她哆嗦着说。

她穿着一身比我更破旧的衣服，灰色中学生款的拉链外套、黑色运动裤，脚上是一双破了洞的网面旅游鞋，脚趾头在里面隐约地发抖。

“……坏了就……就扔掉……”她说。

“现在扔掉也不可惜啊。”我说。

她的旧书包也是中学生热爱的款式，大红色，上面还画着一个猴子。手里还拎了一个塑料袋，里面放着一瓶矿泉水。真不可思议，这位务工青年就这么走遍了欧洲。我忽然觉得高兴极了，对旅途充满了期待。

我们坐地铁到三元桥，她一路上好奇地玩我背包上的防丢姓名牌，像一只拨毛线球的猫。

“你竟然带了这么多奇怪的东西，简直像个机器猫！”她说。

“你带了些啥？”我问。

“衣服啊！”她说。

所以，她和她的电脑一样处于裸奔状态。

“啊，其实出发之前我打算从我办公室的电脑里拷一些电影带着，路上无聊的时候可以看，结果不知道为什么电脑不能远程登录了。”她说，“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不清楚！”我赶紧说。





从干燥的北京空降到这里，就像掉进了游泳池，马上要溺水窒息。饱含水分的空气像一床打湿了的厚棉被，直捂口鼻。从汽车站走到旅馆的工夫，衣服迅速发馊，头发和灰尘黏在一起，鞋子变成两只潮湿的船。

“我们没有单间了。”小旅馆的老板娘说。

“那你们有呼吸面罩吗？”我问。一旁挂着的湿度计上显示湿度 95%，我快淹死了。

“什么？”老板娘没听明白，看了看我们，“有一个双人间，二十美元。”

我扭头看看黑猫警长，她潮红的脸上冒着细密的汗珠，像一块蒸熟的发糕。她迟疑了一下，摇了摇头。

“我怕咱掰得太早。”她诚恳地说。

一语中的。平日里独来独往的两个人，互相之间又不怎么熟，如果朝夕相处，恐怕过不了两天就要掰。但是我实在不愿意在热水般的空气中寻找下一家旅馆，只想赶紧安顿下来，然后去夜市喝一气冰镇扎啤。

“没关系，发现快掰的时候我们就分道扬镳，各玩各的，以后回北京见面也不会尴尬。”我安慰着她。

她迟疑了一下，还是诚恳地说：“这样的话，后面的行程就没人摊饭钱和交通费了。点菜也受限制。还是尽量晚点掰比

较好。”

“双人间包括空调、热水、独立洗手间和无线网络。”老板娘敲着手里的圆珠笔。

“你以前在欧洲，跑那些地方的时候怎么住？”我问黑猫警长。

“我都是一个人出门啊，多方便。”她说，“住青年旅馆的集体宿舍。”

“好吧，我以前当过导游，我和很多人一起旅行过，都很愉快。我们不会很快闹掰的。”我说。

我这样一说，她似乎放心了许多。老板娘更用力地敲了敲圆珠笔：“我们还提供免费早餐，很有名的那种法式面包夹蛋。怎么样？”

于是我们住进了这家人气颇高的背包客旅馆。房间狭小，略有破损，墙壁刷成浅绿色，挂上墨绿绒布窗帘，更显屋内昏暗。空调轰鸣，厕所抽水马桶滴滴答答漏着水，热水淋浴像高压水枪。从临街小阳台上往下看，天色阴沉、树顶翠绿，穿白衬衣的男人骑自行车或者摩托车穿过。本地女人通常戴斗笠、穿长裤，即使天气再热，她们也几乎从不穿短装。

这就是此次旅行开始的地方了。不管是它充满政治色彩的新名字“胡志明市”，还是具有法属殖民地气息的旧名字“西贡”，





指的都是同一个地方：越南最大的城市，位于著名的湄公河三角洲之滨，曾经的南越政权首都。在有些人眼里它风情万种，在另一些人眼里它不过是前往其他地方的旅游中转地。无论如何，新到的游客都需要花上几天时间来适应这里潮湿闷热的气候，漫长午休的工作制度，不急不慢的生活节奏，和满街飞驰的摩托党。

一起旅行真是一场冒险。蜜月的存在一定是为了让新婚夫妻尽快发现自己无法和对方共同生活从而好聚好散。为了不影晌彼此的作息，我们不约而同地早早关灯躺下。楼下摩托党的喇叭和呼啸势如洪流，我头枕涛声，在黑暗中默默揣测这一趟能坚持多久再分道扬镳。

贰

我对黑猫警长了解甚微。我们毕业于鸡犬相邻但世代为敌的两所大学，然后漂洋过海去了两个奇怪的地方，回国后刚刚入职同一家公司就遭遇倒闭，连同事都没来得及做几天。我不知道她属于哪种游客，但我知道大部分旅行的人都相信一日之计在于晨。早早起床四处走走看看，赶在旅游团之前拜访景点，勤快的话还会买一份当地早报，吃一顿特色早餐。如果同伴长眠不醒是十分扫兴的，既不好叫醒对方，又懊恼失去了观光的时间。于是我暗暗设了闹钟，以便早起。

显然，她也有同样的考虑。

第二天早晨，闹钟一响我们就从各自的床上弹了起来，在迷糊中彼此互瞪一眼，又直挺挺地躺了回去。

和所有新抵达的人一样，我们被西贡的闷热憋得昏了过去，再次醒来时浑身像一条温水里捞出来的咸鱼。我不知道她想去名胜古迹还是跳蚤市场，也不知道她喜欢自然风光还是人文景观，于是把上飞机前匆匆打印的几页攻略递了过去。她匆匆翻过前面的历史介绍、交通状况、景点列表、旅馆信息，停在了“必吃美食”一页。

“我都行。”她说，“要不先去吃饭吧，已经下午了。”

街上的暑气稍有收敛，我们直扑饭馆。既然在“出门旅游为了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上取得了惊人的一致，我们刚刚建



立起来的友谊就获得了坚实基础。一方面，相比西贡可供参观的地方，好馆子的数量要多出几倍；另一方面，这些越南菜既健康又美味，既清淡又可口，既精美又便宜。人民币五块钱可以从挑着扁担的小贩手中买一只香甜怡人的新鲜冰椰子，七块钱可以买一杯上好的越南滴漏冰咖啡。小吃遍地都是，在便宜的夜市上吃一份猪排饭要价八块；如果吃大餐，统一宫附近的安贡馆鼎鼎有名，光是各色米粉就印了满满四页菜单。在这样一流的古典环境里要一道最贵的啤酒蒸蟹，再加上各色米粉、小菜、饮料，两个人的消费大概是人民币一百块钱。吃完大餐、看到账单以后，我们往往会把准备好的信用卡收回兜里，付现金了事。

在西贡遇到的主要挑战，是如何让容量有限的胃吃下各种不得不吃的美味。尽管我们把一日三餐增加到了一天四顿，还是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遇到类似问题的不止我们，还有各位美国总统。在西贡最有名的十家餐厅的介绍上，有六七家都写着“美国总统克林顿（或者布什）访越期间曾经专门光顾”。可见美国总统出访的时候都在忙些什么。

在美国总统没有抽出时间访问的另外几家著名餐馆中，有一家布拉德·皮特和安吉丽娜·茱丽曾经光顾过的 Temple Club，比总统餐馆更为出名。这家馆子是西贡相当高档的馆子